

礦區

武輝心 著



礦 區

越 南 武 輝 心 著

黃 敏 中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礦 區

武輝心著

黃敏中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條 街 同 四 號

机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号: (351) 字 數: 105 千

開 本 31''×43'' 1/32 印 張 6 插 頁 2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12000

定 價 (6) 3.55 元

Võ Huy Tâm
VÙNG MỎ

Ngành Văn Nghệ Trung Ương, 1954.

內 容 說 明

本書以越南抗戰時期敵後的一個煤礦為背景，描寫越南煤礦工人和人民羣眾在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勞動黨的前身）和越南總工會的地下組織領導下，對敵偽進行英勇艱苦的罷工鬥爭。這個鬥爭從小到大，由淺入深，逐步擴大，最後，不但在經濟鬥爭方面獲得了輝煌的勝利，並且還組織了許多技術工人到解放區去參加祖國建設，使敵人佔領的礦區生產陷於癱瘓。本書一方面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大公無私、英勇鬥爭的高貴品質和團結互助的友愛精神，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法國殖民者及其走狗越奸分子壓迫和剝削越南人民的殘酷事實。作者武輝心就是在工人鬥爭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個工人作家。他對工人的生活、鬥爭熱情、思想感情非常熟悉，所以在作品中也刻劃得非常深刻。“礦區”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曾獲得越南文藝協會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的一等獎。

鳴……鳴……汽笛兩聲長鳴之後，法國鬼子開始戒嚴。街上禁止通行。商店的大門關閉了。由於電源斷絕，房子裏的电燈也全都熄滅。礦區失去了自由，靜悄悄地躺在拜子龍灣的邊緣上。礦場和街上的路燈黑了一會又亮起來，路燈的光線照亮了房子的門窗。從海面吹來的東南風，把鳳尾樹、芭蕉樹、菠蘿蜜樹、洋荔枝樹、木瓜樹都吹得搖搖晃晃。

做完午班回來，老倭已經非常疲乏，他有氣無力地在竹床上躺着休息。棉姑從廚房把水壺提進裏屋，然後又回到廚房，準備鏟點碎煤把爐子封好。但是她沒有立刻把煤倒進爐子，她默默地在背誦着祕密工作的材料。她看着綠色的火燄從爐口的四周噴射出來，看着一塊塊的煤炭從黑色變成了紅色。她拿起一鏟煤碴子倒進爐子，出神地想：“今天又學會一課啦！你們禁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唔！倭哥比方得很對，地下活動就像封起來的爐火一樣，在暗中燃燒，裏面的煤碴子正在由黑色

變成紅色，只要時機一到，它就會噴出猛烈的火燄，發出無比的熱力。”

背熟了祕密工作材料之後，棉姑隨即把紙條扔進爐子，拿起鏟子鏟了一鏟煤把它蓋好，這才走進裏屋，拿出兩本“聖經”來。她用紙遮住了燈光，瞥見巷門緊閉，街道上冷清清地沒有一點聲息，便隨手把窗門帶上，走到老俊的身邊說：

“你已經睡了兩個多鐘頭啦，我一切都準備好了。快起來吧，要不，事情沒搞完就碰上巡邏的，那可糟啦！”

和平常一樣，棉姑坐在窗子旁邊，注視着街上的一切，老俊邊漱口，邊望着外邊。

“霧那麼大，明天天晴，準又多出煤啦。恐怕能出三四千車呢。”

他走到桌子旁邊，假裝着讀“聖經”的樣子去看彙報：“出煤多，工資低，包工送錢和啤酒給法國監工，他們對弟兄們更加苛刻，很多弟兄生病了。”

一陣落葉的聲音響了。老俊跟着聲音向窗外望去，看見棉姑早已坐在窗子旁邊，便輕輕叫道：

“棉姑，請你到老盛和老史那邊去一趟，說我有要緊的事和他們商量，請他們立刻過來。明天我們一道去上早班。”

棉姑聽見外邊有響聲，沒有去找老史，先找老盛去了。不一會，老盛來了，三個人便開始研究如何成立門

爭小組的問題，直到早晨三點才完。老盛只好留下和老俊睡在一起。

鳴……鳴……解除戒嚴的兩聲汽笛响过之後，接着是一陣教堂的鐘聲。人們都起來了。老俊、棉姑和老盛在打點着東西準備上班。整個礦區伸伸懶腰，甦醒過來了。

天颳着大風，電石燈的光一閃一閃地在路上蠕動。一簇簇的人羣扛着鉄鍬、鉄鎬、鉄鉸，提着飯包或米袋，朝着礦場和辦公室那邊走去。霧還是那麼大，到處是一片迷濛。轉運道下端一座大熔爐的旁邊，停着幾節剛剛修理好的車皮，它們將和幾輛電車、幾台機車，一道拖上轉運道，牽引到礦場上去。

老俊走到二十七號轉運道下端彈簧修理廠前面的加熱爐旁邊去和老史碰頭，把第二號轉運道的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反對毆打的計劃告訴他。

當老俊和老史抬起頭來的時候，他們看見一個火車司機正在取水，準備把一列空車皮從二十七號轉運道牽引到四十號轉運道去，便急忙跳上車皮的踏板，搭車前往。在車上，老史看到末尾的一節車皮上擺着兩桶機油，就立刻抓緊機會進行破壞。他把車皮的掛鉤鬆開，使車皮脫軌而出。車皮翻倒了，機油洒得滿路都是，發着閃閃的亮光。但是老俊和老史都若無其事地繼續前進。他們回過頭來，又看見棉姑正在找尋斗車，替她的煤槽

运煤。

棉姑走到苋姐的身边，低声吩咐說：

“我們要發動姐妹們起來要求增加工資，反正現在他們缺人，要是包工不答应，我們就‘跳場’好了。”

为了造成一种要求增加工資的气氛，工人姐妹們很快就把这消息在礦場裏，甚至在最远的煤槽裏傳開了。

老盛走到电鏟旁边，用扳子敲敲机器的護板說：

“电鏟挖煤真棒，一班就能出百把車哩！包工可真發大財啦！司机朋友們这个月可以大領獎金了吧！”

电鏟上，汽車上，路口上，到处是喊喊喳喳的喧嚣声：

“上个月他們耍賴了，这个月我們一定要坚持到底。”

下午一點半鐘換班，从開工到下班已經是十多个鐘头了。工人們都已幹得筋疲力尽，怒火中燒，只要碰上一點什麼不滿意的事情就会打起架來，只有老俊和老史却还是兴致勃勃地回去。走到街心的時候，老俊要到轉运道工人老質的妻子莉姐的家裏去，便对老史說：

“你先走吧！我还要到老質那裏去買一个銅精鍋來！記住，明天到包工的家裏去看看風色。”

老史把裝滿汽油的电石灯遞給老俊：

“今天我們連潑掉的帶拿回的總有八十多公升了吧！好，再見。”

老俊提着裝滿汽油的电石灯走到老質家裏，高聲喊道：

“質伯伯在家嗎？”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

“在呀！請進來吧！”

老俊走進屋子，放下电石灯，就在床上坐下。莉姐倒了一碗茶給他。突然，他覺得似乎有什麼东西在他大腿上刺了一下。他站起身來用牙籤剔了剔板縫，立刻就有幾十隻臭虫被剔了出來，窸窸窣窣地在床上亂爬。莉姐把孩子攔在吊床上，說：

“床上的臭虫多着呢。差不多有半个月我們沒有用開水燙了。”

老俊來不及一个个地捏死，提起电石灯就把汽油直往板縫裏灌。一下子把數不清的一堆臭虫消滅得一乾二淨。吊床上的孩子呱呱地大哭起來。老俊走近床边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吊床上也到处都是肥肥瘦瘦、大大小小的臭虫和臭虫卵。老俊又提起电石灯把汽油澆上去。這時候，突然从巷外傳來一陣咒罵的声音：

“他媽的！今天他們又打工人！老子跑開了，还被他們追上來拳打腳踢地揍了一頓。”

莉姐还是安靜地坐在那裏，像是沒有听到她丈夫的咒罵声似的：

“他爹為什麼回來得这样晚呀？俊伯伯已經不知替

你兒子澆死了多少臭虫啦！哪，你替俊伯伯把鋼精鍋留下了吧？”

老俊向老賁來的方向迎上去。老賁脫掉帽子，在床上坐下來說：

“鋼精鍋我讓給老海了。過兩天再給你捏个好的吧。”

老俊把电石灯放在牆角落裏：

“鋼精鍋什麼時候拿都行。怎麼，你又被他們揍啦？幹嗎不停他媽的工呀？”

老俊竭力裝着開玩笑的樣子。老賁深深地吸了一口哀牢煙^①說：

“他們再打打看，那还用說？”

莉姐把孩子往吊床上一放，怒氣冲冲地說：

“他們真欺負人，下次他們再打就一齊停工回來好了。我是個婦道人家，可也受不了他們這個氣！”

孩子又呱呱地大哭起來。老俊走到吊床那邊把他抱了起來。

2

早晨，工會情報組的老史拿着領米証假意到包工老

① 哀牢煙是一種切細的煙絲，以水煙袋吸用。

光家裏去借錢繳人頭稅。包工老光住在舊街的一座兩層樓的洋房裏。房子的外屋是客廳，靠裏擺着一隻茶櫃。茶櫃外邊是一張雕着精細花紋的曲腳貴妃床。最外邊是一套沙發。牆上掛着一隻掛鐘。天花板上的一角吊着電燈和風扇。朝大街的門口旁邊擺着一張發錢用的桌子，就像火車站賣票的櫃台一樣。客廳旁邊是米倉，裏面擺着一具磅秤。老光本來是個領班，但是由於他会拍法國人的馬屁，又把女兒嫁給了礦場老闆，所以很快就当了包工。再加上他会找門路，會鑽空子，現在已成為礦區中數一數二的富翁了。他的老婆是個奸詐毒辣的女人，開了一家客棧租給工人住宿，並且想盡辦法來“刮”他們。她故意在淘米的竹籬底下抽去幾根篾條，讓大家在淘米的時候把米漏到泔水桶去給她餵豬。她又故意在米臼底上挖一個小窟窿，工人們拿領來的發霉的大米舂粉的時候，米就撒落到窟窿裏去。就像這樣，她每天可以白得幾公斤的大米。另外，她又以最高的價錢賒米給工人，在發放工資和米糧之前賤價收買工人的領薪証和領米証，从中漁利。老史走進包工老光家裏的時候，恰好老光正從樓上走下來。他身上穿着黃衣服，白襯衫，腳上穿着一雙翻皮皮鞋，頭上戴着一頂黃色的帽子，拿着手杖，胸前的口袋裏插着鋼筆，褲子前面的小口袋外邊繫着一根錶鍊。他故意裝腔作勢一字一板地說：

“老史，你在這兒呀！怎麼不去幹活呀？”

接着他不耐煩地說：

“又準是借錢吧！怎麼老借錢呀？領身份証^①的時間還有半个月嘛。我家裏還有很多人沒有領呢！”

“要是錢不方便就借米吧。反正我的領米証還有三十八公斤。”

包王老光一邊拿出一支香煙來抽，一邊喊他的兒子：

“小廣在嗎？來，跟老史到那邊稱米去！”

老史故意先走到米倉去等小廣，乘機觀察一下情形。領班老亥穿着一身黃衣服從外面走了進來：

“喂，掌櫃的！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們拿出三萬塊錢買些啤酒和食品送給法國監工吧。我算了一算，現在我們的礦場，煤坑和轉運道，一天就能賺六千塊錢和十多担大米啦。”

老光拉出椅子來請老亥坐下，說：

“我看我們應該看風轉舵啦！近來我真害怕極了。要是將來那班‘大將’^②回來了，說我替法國人作事，把我槍斃，那就完啦！是的，財是發了，但是心裏老是戰戰兢兢的呀！”

“我打算這樣：要是這一個‘煤季’我們能出頭，我

① 這是法國帝國主義剝削越南人民的虐政之一。他們規定越南人民必須按照規定時間繳納入頭稅，領取身份証，然後才能在一定的地區工作或居住。

② 指做革命工作的幹部。

就把錢帶到吉海去做買賣，或者吃吃喝喝，享受享受算了。免得一有什麼差錯連老命也保不住！”

“唔！对，我也这样想。但是我老婆她貪心不足嘛！我要好好地劝劝她才行。不是嗎？这种下場已經到处都有了，还不够教人寒心嗎？”

老史听到他們的談話之後，挾起米筐就走了。

老史走到蛙式轉运机附近時，碰到莉姐慌慌張張地跑過來，同時又听到工人們談論着法國監工毆打轉运道工人的事件，便忙着赶上去看。這時老俊也从那边拐了過來。人們圍在挨打的領班老汲和另外幾個轉运道工人的旁边。老史把一塊濕布搭在領班老汲的头上說：

“血流得这样多，假如还不赶紧抬到医院去，就要活不成了。”

人們紛紛插嘴：

“要是等監工派人來抬，那就一定非死不可啦，还是我們把他抬走吧。”

老俊走近老質和另外幾個工人身旁說：

“血流得太多了。不知要养多久才能养好呢！躺倒了又該是老婆孩子活受罪啦。他的身体準要愈來愈坏的。”

老質在急促地喘气，血从他鼻孔裏流到石头上，凝結起來，鮮紅的血泊上浮着一層漆黑的煤灰。老俊憤怒地望着鮮血，咬緊牙關，捏緊拳头。老質双目失神，腦袋不停地在左右搖晃。他掏出毛巾來揩眼淚；鮮血混合

着煤灰，凝結在他的顴骨上。他說：

“我一定要停工，我們一齊停工到總經理辦公室去。”

莉姐踢着路旁的一塊墊汽車輪子的木墩，氣沖沖地把它扔在轉運道裏。她用一團布絮塞住了她丈夫的鼻孔。老實使勁地勉強抬起頭來對他妻子說：

“我們停工找總經理去。”

轉運道兩端人聲喧嚷：

“把他們抬到辦公室去！”

“我們停工到辦公室去！”

“反對毆打工人！”

“反對毆打工人！”……

一羣人抬着兩張担架向辦公室走去。他們頭髮蓬亂，煤灰滿臉。他們穿着黑色的背穿袖禿的衣服，臉上汗流如注，胳膊上露出一塊塊結實的肌肉。這些形象就像一股什麼力量似地吸引着老倭跟他們一道走去。當他們走到了山腳下的時候，辦公室的警衛隊走出來攔住了他們：

“怎麼，你們挺(停)工了嗎？”

人們沒有理會他，繼續前進。黃二姐大嬸扛着鉄鍬回答：

“法國監工搭(打)人，哪還能趨(去)幹呀。”

這個走出來攔住他們的警衛隊隊員是華僑，他看見黃二姐大嬸的臉被打腫了，也跟着大家一起在走，他便

呆呆地站在一邊，讓大家走过去了。

老俊轉身回去。轉運道上寂靜無聲，只有幾台空斗車靜靜地停在那裏，墊汽車輪子用的木墩橫七豎八地躺在路上。老俊跟午班工人一道沿着轉運道爬上礦場。

當大家爬到了轉運道的頂端的時候，一位還不認識老俊的工會會員老海順着鋼纜搶上前頭，站在一台已經裝上煤的斗車旁邊說：

“讓二十七號和四十號的轉運道工人都一齊停工了吧！我們大家一起爬坡好了。反正我們的大腿有的是力氣嘛。”

修理鐵路的工人怨大爺提着水壺、螺絲釘，拿着斧子跟着大夥走着，這時他說：

“朋友們！別說得太過火了吧！不然，你們停工的倒沒什麼，我不停工的反而被抓了去，那才倒霉呢！”

在轉運道的頂端，大家又談起要求增加工資的事來。從司機到搬運工，從打雜的女工到撿石子的童工，大家都在談論。大家都盼望着發工資的日子趕快到來。

老海放開嗓門叫道：

“要是不增加工資，我們就像第二號轉運道的弟兄們一樣，一齊停工回去。”

老忌，也是一個工會會員，他認為老海的話說錯了，忙着跑過去改正：

“何必停工呀？只要把機器停上半個鐘頭，去質問

質問他們，就够他們受啦！”

工人們正在談得熱鬧的時候，包工老光拿着皮鞭走過來。老海搖搖老俊的肩膀說：

“他媽的，看他拿着牛雞巴的那個怪相就生氣。在抗戰^①以前，他敢碰一碰工人的一根頭髮，那他可倒楣了。哼！在一九三六年罷工的時候，連監工老金和大鬍子老宜這兩個壞傢伙也被我們揍得半死不活咧！”

包工老光走了過來。人們的談話停止了，接着是一陣嘻嘻的竊笑。老光拉拉衣服的領子說：

“大家好好幹吧！發錢的時候再跟你們‘談談’好啦！”

為了要加強說話的力量，司機老波故意用機器推着一堆泥土，碎土撲撲地洒落在下邊的煤層上，把煤層蓋住了，然後他關上機器問道：

“掌櫃的說什麼呀？”

老光把麵包和臘腸送進嘴裏，還是溫和地說：

“你看！你洒下了成斗子的碎土，我要花二十個工才弄得清啦。我說，你們弄乾淨些，別把土和煤摻在一起，好好地吧煤倒在路口上，月底賺了錢，我們好商量。”

老俊抓住了他的話頭：

“掌櫃的說，這次發薪要給我們送禮呢！”

① 指一九四五年開始的越南人民反抗法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

老海、老忌接着說：

“那我們就謝謝掌櫃的了！”

各个工場上响起了同样的声音：

“那我們就謝謝掌櫃的了。”

老光吃完麵包，用手巾揩了揩嘴，拿出一支香煙來抽：

“我說說罢了，其实現在我还虧大本呢！不过，你們尽管好好幹吧！反正老婆有功，丈夫總是忘不了的。”

老俊把煤層上的泥土扒開說：

“你們幹嗎还乱哄哄的呀？掌櫃的說有就一定有的嘛。我們都不是小孩子啦。”

怨大爺在鐵軌上擰着螺絲釘，這時也望着老俊插嘴了：

“老俊說得对呀！我們掌櫃的本來就是大大方方的嘛！”

老光故意把話岔開：

“你們幹活懶，要求多，就是怨大爺和俊伯伯肯賣些力气。”

接着，他就走進法國監工的办公室去了。办公室裏，一个警衛隊員正在電話机旁边開着啤酒和洋酒。包工、副經理和幾個法國監工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擺着幾杯还冒着白泡沫的啤酒，幾盒餅乾和糖菓。但是，在办公室的外边，老俊和工人們却有的